

《温岭丛书》甲集第八册



黄绾集下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浙江大学出版社



ISBN 978-7-308-15310-2



9 787308 153102 >

定价: 180.00元 (共2册)

《温岭丛书》甲集第八册



黄绾集下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戴豪集 黄绶集 / 郑伟荣, 张宏敏等点校.
—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6. 5
(温岭丛书)
ISBN 978-7-308-15310-2

I. ①戴… II. ①郑…②张… III. ①古典诗歌—诗集—中国—明代②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国—明代 IV.
①I214. 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60882 号

戴豪集 黄绶集

郑伟荣 张宏敏 等 点校

责任编辑	宋旭华 张小苹
责任校对	张小苹
封面设计	项梦怡
出版发行	浙江大学出版社 (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) (网址: http://www.zjupress.com)
排 版	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
印 刷	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23.125
字 数	560 千
版 次	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308-15310-2
定 价	18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: (0571)88925591; <http://zjdxcbcs.tmall.com>

卷第十一

序

送方石先生应召序

今天子欲致唐虞之治，臣工诣阙言理，谓得人为制治之本、国学为育才之地，其责莫先于祭酒。于是辅臣内议、群臣廷议，咸以方石先生为宜。盖先生尝以南雍祭酒谢归十载，今进少宗伯、主北雍事。天子实致尊贤之诚，诏使数致，先生数辞，皆不允。先生遂幡然将赴阙。

或谓：“先生养志泉石、绝念富贵，今日之出，无乃挠素心乎？”绂曰：不然。君子寓世，蓄机韬光，孰不欲泽被天下？惟患时之不偶，不自媒求售以枉其道。今当侧席求贤之日，责任既重，礼意既周，已无自媒，时无枘凿，有何不可？尚为逡巡之计以失天下之望而孤天子之心哉！且古之君子如伊尹、太公、公孙龙、百奚、孔明之流，虽王霸之术不同，未有不待求而往、亦未有求而不往者。今先生之行，真能以道自任、惟义是归，将不以此为先生足，又进之以宰天下，内赞以致化外，施以成治，使奸谀欺俭不得而肆，贤达中正具在布列；遐夷荒服不得而扰，灾淫水旱无自而妖。所谓礼、义、廉、耻以兴而四维卒固，为国家立不朽之规模、开万世之太平，又孰非先生之素心

而云有挠哉!若夫圭爵牙纛之为荣,固不足为先生之有无,亦非所以论先生也。

燕市悲歌序

《燕市悲歌》者,都人送东雁先生诗也。云“悲”者,抒其怀而致其感也。先生少任侠,慕荆卿、班超之为,欲立地作奇男子。走场屋不利。岁贡礼部,入廷试第一,应受教职。先生曰:“我岂能为是官耶!”乃艺辟雍以俟,既二雍各论方居之。先生南人,当入南雍,曰:“我岂不可在辇毂下也!”遂不去。竟用是困,群公贵人皆知其名,但无肯援之者,先生亦无憾之。

东山刘公以党锢为逆瑾所逐,众愕,莫敢近。先生为经纪归装,送之数程。及逮系入狱,往来狱中,伺其食卧。至戌酉夏,欲与俱去,念亲老而止。又欲持刃于隘,俟瑾杀之。凡在都下,落落七年,斂死者与危难无依而急之者不知其几,辞受之际,虽亲,一毛不妄。呜呼,若先生者可谓倜傥丈夫、崛强尘埃者矣!是故《悲歌》之所作欤!

虽然,物各有用,鼎不以支车、柱不以摘齿,岂终无用哉!若先生,于时终不遇者,则皆天也。天有不遇,圣贤亦何能哉!自今已往,天者、时者,予亦知之。盖将与一二同志裂冠断带,望雁山而托迹,先生其为我驱虎豹、置樵爨哉!

送叶一之序

盗起四方,蜀先最甚。州邑之能完好犹足理者,无几。凡仕皆不愿趋,以为大戚。吾乡叶君一之举进士,选重庆推官。

重庆，蜀郡也，当水陆之冲，尤人所不愿。一之受之慨然，众皆羨其难，乡人仕于朝者乃征予言壮其行。

予曰：君子之仕，将行其志也。趋而就之，诟有所择？舍而去之，诟有所避？虽之穷荒绝岛，蛇虺为邻，亦将以行吾志也，况重庆在辐员之内乎！夫民之情，好生而恶死、乐安而惧危，天下古今同也。惟上之人能有以生之安之，则民孰不乐其生、求其安而忍为盗哉！况盗即民也。苟谓之为赤子，将何盗之不为民也？苟谓之为豺狼，将何民之不为盗也？今为民上者，挟欺诈以乖民之信、骋严酷以挠民之良，使之皆嚣然，丧其乐生求安之心，是皆驱之以为盗。及盗之兴也，则为之悉营伍、修弓矢、利戈戟，竭府库之有，啖之使战，穷其力而盗日转炽，然犹不之思也。为之怯者曰：“盗皆豺虎，吾何力之能为？”为之悍者曰：“盗皆狗鼠，吾祛之易耳！”呜呼，盗果不可息哉！旷日以岁，有识忧之于心，在位未萌于虑。

予故言之为一之赠，又以告夫司民寄者，庶几重庆之有瘳，以蕲天下之皆瘳乎！

交游赠言序

施聘之出一卷视石龙子，皆与游吴人诗，请予序。石龙子受而弗谢，客在座者哑然笑曰：“子忘其戒耶，犹为多言之好乎？吾为子弗暇矣。”

石龙子曰：君子之言，各致其情耳！苟非其情，虽王公弗能强，岂不见夫婴儿者乎？失其母，见妇人者辄啼而就之。麋鹿牢于圈槛，望莽苍为之跳跃。抑予岂有婴儿、麋鹿之情而未遂乎！予尝往来吴中，见湖山清越、萧爽夷旷，思借余皇寻甫

里旧迹，招志和季鹰之鬼，起之千载，相与讴吟于云岚烟水间，以与世不相识。顾缚一官，凡情俗态，如蒙溷垢而未去。翻思吴游之乐，如层霄碧落之不可至，奈何予言之靳哉！

施君谓然也，请书以期。

别甘泉子序

予欲学以全夫性之道，知寡闻不足与乎大明。欲其友三年而不得，求其师六年而不遇，自谓“终焉弃德者”矣。反而视之，其身常如槁，其意常若失，得一官若负秽。

或有告之曰：“越有阳明子来矣，子何不知亲耶？”乃亟趋其馆而见之，阳明子坐与我语，归而犹梦之，恍若阳明子临之，而不敢萌一毛于私，于是乃源源而见之，遂不知有我之百骸九窍矣。阳明子曰：“有南海甘泉子者在，予友也，子岂欲见之乎？”翼日，偶于阳明子之馆见之，其容简、其心一，其示我之言蓄而尽。入其馆，遂拜之。于是二子之庭，日必有予迹矣。阳明子曰：“吾将与二三子启雪窦、帚西湖以居诸。”甘泉子曰：“吾其拂衡岳、拓西云行，与我三人游之。”又相谓予曰：“子其揭天台、掀雁荡以候夫我二人者。”予曰：“我知终身从二子游，二子有欲，我何弗勤，且我结两草亭、各标其号以为二子有焉，何如？”无几，甘泉子将帝之命，欲之于安南之国。予则忧之，曰：“聚散其自此乎？子其舍我矣？”或问曰：“何忧也？子过矣。天地之道，理以同聚，物以异散，今子三人理则同矣，物则类矣，浮游之间，何往而不与聚，而子犹疑其散耶？”曰：“吾欲之甚而易之惑也。夫自世丧道，世之君子白玉于外而中磬也，其不可与道也久矣。而吾忽得二子者，不啻景星快见而凤凰

乐睹之，今离索于此，此吾之所以为忧也，是何过哉！”

子行矣，遂书其言，投诸其笥，以蘄子之不我违也。

送王纯甫序

王纯甫将之应天教，过石龙子，言曰：“向吾与子友，朝夕相观以心，虽不言可也，今吾将别去，子亦俟时而遁，宜有以赠我哉！”石龙子诺而问曰：“今有人外刻行，工辞博记，志专为圣人，务先知诵古言，求探幽颐，不逃只字，自谓已造乎事理之至而足乎性命之真，考其居则笥焉而弗化。其弊也支离，而身不与者众矣。可以谓之善学乎？”曰：“不可。”曰：“恶可哉？”曰：“敬斯可矣。”曰：“今有人知敬为要，而守惟玄灵之府，持之不暴，悔之不遗，藏能反其本矣，求其至则凉乎弗类，其弊也禅，而内外两离矣。可以谓之善学乎？”曰：“不可。”曰：“又恶可哉？”纯甫曰：“子奚谓可？”曰：“察斯可矣。”纯甫曰：“然吾尝闻诸阳明先生矣。”石龙子曰：“虽然，子亦闻内外之辩乎！以瓦抠者巧，以钩抠者惮，以黄金抠者瞽。为其重内而轻外也而巧生焉，为其重外而轻内也而惮与瞽生焉，夫技一也。余之所大惧也，而愿与子察之，察之以不倦，其庶几乎！今纯甫笃志圣贤，舍荣盛而就寂寞，而余犹以此进之，何居？”

送王崇贤序

王崇贤复为霍山令，过余而论政。余曰：“其学乎？”遂论学。余曰：“其政乎？”崇贤曰：“政既谓之学，学又谓之政，吾何居哉？”余曰：“学亦道也，政亦道也，求诸道而已矣。道者，天

地之所自道也。斯道也，鱼得之而泳于渊，鸟得之而飞于天，日月得之而后明，江河得之而后流，尧舜得之以治其天下，文、孔得之以教于世，颜渊得之而不违若愚，宜僚得之而弄丸，彭祖得之而寿，释得之而释，老得之而老，杨墨得之而杨墨，以及师旷之音，轮扁之斫轮，庖丁之解牛，何人而不得之哉！得之有偏全，用之有大小，故曰道有不同，君子知其不同而不强其同，但求以自得而已。”

崇贤曰：“噫，吾乃今知所以治邑矣！子又有说乎？”余曰：“向子举进士，吾不为之贺而为之吊。及子为新淦黜，于时吾则不为之吊而为之贺。今子获公论、复其业，吾则为之吊贺之间，子知之乎？子知之，吾请与子论道矣。夫道非茫茫，求之则得，是故得道者无所不可，况一邑哉！吾子其勉之！”

送吴禹城序

或有问于石龙子曰：“今之从政者何如？”石龙子曰：“民输沟壑，桀滑是滋，吾不知其为政也。”曰：“若是，其可悲乎？”遂问曰：“疲民何必拯之？”曰：“实有志者能拯之。”曰：“奚居其实？”曰：“心在于兹而不自知其再者能实之，子不见夫慈母之于子乎？心诚爱之，无所不至，而常不自知其为爱。今有爱民之心如慈母，而民犹不得乳哺吮濡以生者，吾未之见也。”

又问曰：“奸民何以治之？”曰：“无心善恶者能治之。”曰：“无心者何以治之？”曰：“民之善恶诚伪溷，顷刻耳目而可尽之乎？惟诚心于爱民者，斯无心于善恶，而民之善恶不能隐。子不见夫树者乎？树者但欲其树之成，日望其荣茂，恐恐然惧剪伐以伤之，然后见蠹理者而去之，则去者无不当而存者无不遂矣。”

又有问曰：“吴昧斋守昭为禹城令，何如？”曰：“莫宜焉。”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“吾与昧斋居乡，见昧斋登科二十余载，乡之少长、无贤不肖皆曰昧斋老成人，无异语，老成人多真心恻怛，吾是以知之。”昧斋行，过余言别，遂书以进之。

送族弟叔开序

予旧族之子叔开将归莆阳黄巷，其兄庠部主事伯固请予言以壮之行。予久不欲多言，谢之。伯固曰：“子不知吾弟耶？前年初，就室于楚，念吾母及吾于兹，道棘不得来，辄悲戚不已。今始遂。其来月余，适先君赠敕，欣欲捧归告于墓灵。吾弟，孝友人也。子不知耶？且子吾宗辈世数虽远而骨脉联焉，吾是以属之，子恶辞？”

予素重伯固，故遂不得辞，乃为言曰：“叔开，信孝友矣。然欲知大孝友之道乎？粤吾黄自唐忠义公以懋昭德，树家于涵江，八世及我祖都监公分泽于台，干耸条纵，伟懿踵踵，两地相望，未替于今。噫，岂偶然兮！陶土斫木，尚有自者，苟不有作，权舆孰从？叔开能知所自作者乎？思所自作而不事外求，举吾同祖之人而劝之，俾各得吾祖之心以演吾黄无涯之庆，则叔开孝友之行，岂直今而已哉！予虽不肖，尚愿与叔开相力勉之！”

遂书以畀叔开，又因以告吾宗人云。

送施生存宜序

圣贤之心，因言始见。六经四子者，言也。求心必自知言

始,知言必自为己人。故昔儒者以身求遗经而得之。今天下庠序孰不曰有六经四子之学?要其归,能得其皮肤者寡矣。盖徒能诵其言而不知求其心,或能求其心而不知求诸己,此圣贤六经四子之道所以不丧于秦人坑烈之惨而丧于今日也。故今日之士蔽于己而不知,役于物而不悟,世道以之渐降、生民以之日困,不亦深可悲乎!

予尝有志,求之累岁而竟无得,迺者受官都下,始会阳明、甘泉二子者,一语而合,遂成深契,日相亲炙,或庶几焉!然犹为他事所间,一出一入,无以致其专深静一之功。故欲决去山泽、求毕此生而未能也。

施生存宜偶闻予语,辄弃所习,欲从予游,予惭而谢之弗可。夫存宜朴茂近里,不淫流俗,有见如此,虽天下豪杰犹喜之于予、语之云云,告之以善,况同乡亲厚如予哉!

予闻圣学以敬为要,敬者,天命之所流行也,一息不敬则天命于此间矣,间则不久,不久则不熟,不熟则不得不为圣贤。故欲学为圣贤者,必居敬以涵其心,即心以究其理,循理以尽其性,勉之不息,毙而后已。其必有得乎?存宜勉之!

林和靖诗集序

余尝读西湖处士林逋诗,曰:“山木未深猿鸟少,此生犹拟别移居。直过天竺溪流上,独树为桥小结庐。”曰:“志肥幽遁”,以孤山为不足隐乎?及读史,曰:“逋词澄浹峭特,既就稿辄弃之。”或谓当录示后世,曰:“吾方晦躅,且不欲以此名一时,况后世哉!”以今所传,乃好事窃记者,曰:“是真理光铲,采者之为深矣乎!”他书又曰:“逋隐西湖,朝命守臣王济体访,逋

闻投启，贻其文以自炫。济短之，止以文学荐诏，赐帛而已。”呜呼，是胡言之殊，致逋将不得为同文、仲先之俦欤！

夫自淳古既迈，圣道日漓，人怀胜私以诡贤、竅声以相吓，故一知所好而竞心生焉。知尚道德则竞在于道德，知尚风节则竞在于风节，知尚功名富贵则竞在于功名富贵，以至行义、经术、词章、技能之所在，概莫不然。夫竞则妒嫉至，妒嫉不已而毁言兴，是以世士美懿鲜或弗亏，虽圣人不免，独逋也哉！且逋尝不礼许洞，洞作讪讥，至今浮薄之口犹诵之，何伤也？君子惟求自立而已，不求自立而欲求人之无毁也，难矣！虽然，由逋之迹以考逋之心，盖亦违世不恭之流欤！

邻老林君好尚甚雅，辑其诗、将以锓梓，且自谓其支裔云。

实翁先生寿序

友人驾部员外郎徐君曰仁驰价以书来，曰：“外舅吏部尚书致仕实翁王公今年寿七十，九月晦日生辰也，将与子弟赋行苇、歌蓂竹、献卮酒，吾子为通家，何以相我一言乎？”乃拜而言曰：公蚤以文章第状元，出入青闕，为讲官，位卿长，获天子眷宠，为士雅望，此固可为公荣，未足为公之至也。公门墙清夷，子孙罗立，闾里嘻响，宾祭以无乏，此固可为公乐，未足为公之至也。公历事三朝，卒以明哲自全，优游塋亩，放江湖山，以与烟霞、麋鹿乐其余，此固可为公贺，未足为公之至也。抑公行年古稀，而上有太母九十六年，耳聪目明，筋力如少壮，慈闲正则，得以尽公孝养之心；而下有令子得圣人之学于无传，方将龙蛇其身，求天地之化、鬼神之妙以为道，以待百世有征；曰仁则公之婿，亦以其学为时伟人：以此为公之至，古今可多有乎？

譬诸熊蹯与鲋炙共食,食者美之,每虑不可兼,或有得者未足以为难。然脍龙膂凤灵糈为饭,饮以甘露,则有非人所得者,可不为难哉!故曰:莫之为而为者,天也;莫之致而致者,命也。矧公遭危疑、处权奸,怀之以恩而弗居、撼之以威而不动,人或忌而毁之,在朝则引身以求退、在野则忘之而无辩,巍然高山,渊然巨浸,旷然绝谷,品汇万有,靡不自兹出,非公其谁欤!噫,天实笃之!故公优德而完福也,宜哉!

绶先选部,公同年而好。公子守仁,绶则从而赖其成,即所谓得圣人之学者。于是以为公寿。

心贺序

柯丈尹阳江,封太傅张世杰墓于赤坎,祠而考之。白沙先生与其徒为赓歌,命曰《心贺》。曰“此风何可长,此恨何由申”,其伤夷狄之变乎?又曰“临事诚已疏,哀歌竟云云”,惜其时尚可为乎?

宋亡,其臣文信国、陆丞相与太傅呼创残,掬辘遗,触险巇,播长涛,当蛟虎之吻,载踣载奋,厘社稷之难,其为忠也至矣!然尊孺子奉妇人制命,奸臣自搯其吭,掣忠良之肘,不正名揭义求宗英深图远举,坐失事机,其为智也何如!自伯颜入国,郡路奔降,无一策以收之,童子知其不兢,潜栖如靡缙、如婴白可也,虑不出此,卒沉溟漭,悲哉!矧元既得志,胡官吏师暴其民,颠倒先王之礼物,赃淫不戒,兵疲海上,令毁冠裳,阖户悲号,非其时也。迟之元主既薨,伯颜已死,匹夫假赵孤尝响应,况天下信之!如三君子扶帝胄、伸大义以出也。虽然,决肝胆、竭贞臣之节,其心落落,要与秋霜烈日争辉洁,掀宇

宙，泣鬼神，以视虜庭北面，谁可少哉！此所以深慨于昔者而重贺之于今也。

柯丈，名昌，字廷言。

秋泉生诗卷叙

秋泉生画山水写真，少谷郑子见而爱之，赠以诗。秋泉生篋不示人，必俟知少谷者，使歌而和之。卷成，请余叙。

忆余尝与少谷冲雪登紫霄，步危岑，提壶啸歌；望沧溟、傲睨天地，不知有人世。又忆尝与南洲应子同少谷坐雁山、观瀑布，霏微下浥，须发皆湿，时闻雷霆于绝壁澄潭间。且少谷又尝与孙大初乘月泛洞庭，浩歌渔父，若神仙中人。秋泉生皆能画之否耶？秋泉生笑而不对，余乃为之叙。

西坡翁挽诗序

挽诗之作非古乎？死生一往来也，往来一昼夜也。昼夜之变，寒暑于之推移，古今于之代谢，盖即其变者而观之乃有不变者在，即其不变者而观之乃无时而不变，则天地犹一人、古今亦一日，长于万古不知所以长，短于旦夕不知所以短，庸知生为可乐、死为可哀耶！古之圣人有见于此，以达幽明之故，故通昼夜而知所以乐天知命、安土敦仁、独立与天地参也。况为歌诗出，非其情无益损而为之悲戚哉！夫然，则知三良之哀、田横之吊，皆非至欤！

今西坡翁生能葆真、歿能有传，虽无赫奕惊世，恶知喑歎之间不有灵明独照，往来而不息者哉！亦何事怛化，以为之

累?吾是知挽诗之作非古,今累牍于西坡翁也何有?

送林典卿序

林典卿将之解守,吾党之仕于朝者送之国门,作而言曰:典卿少为举子,已表表出色,赫然驰声,既与二弟联登乡科,人益荣之。典卿不自足,亲师友,将尚跻于古人,今不获一弟,以有兹命,其亦有所孤负耶!其将必有所施耶!夫丈夫一命而至大夫,受地几千里,可谓荣且有其时矣。况解中原沃壤,表里河山,风气所萃,稼艺茂硕,畜牧蕃滋,工贾流通,可以丰阜。其人敦质坚毅,易与为善。

典卿素蕴,每意天下事若无足为者,兹行因其俗树其政教,其不有以自见乎!虽然,昔庖丁一刀十九年解数千牛,其锋如新发硎,盖得之于术者、进之于道矣。其言曰:“彼节者有间而刀刃无厚,以无厚入有间,恢恢乎其于游刃有余地矣。”典卿有志于学,砥砺岁久,亦尝有得于道矣乎!得于道则于治解,亦恢恢乎有余力矣!以之自见也,何有?

典卿既行,余遂录其言以为赠,请必进于道而已夫。

东冈诗集序

诗关人品,察其志之所安、以求其性情,人莫能遁之矣。故曰:“诵其诗,读其书,不知其人可乎?”余尝读《衡门》而知隐居者之无求也,读《伐檀》而知有志者之不苟食也,读《七月》而知有位者之尽其职也,读《陟岵》而知孝子之思也,读《黍离》而知忠臣之情也,读《伐木》而知朋友之笃也,读《抑戒》而知君子

之进德也。即此以求后世之诗，然后优劣可辨也。

东冈公以长厚之德、博达之思，出而为诗，简质精婉有余韵，岂兰苕翡翠、嘲风弄月之可同论哉！公平生自得甚多，此特云其诗耳！某人欲刻于武林，故赘此以俟读公诗者谓何如。